



四書集註論語

上

13
862
2



70

65

60

1 13
862
2

論語序說

大正十五年二月

史記世家曰孔氏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一年

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

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吏

吏與孟字合今從之為司職吏司職吏

職義與杖同蓋繫養儀料之適周問禮

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

論語序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
 公有闕詔問公欲封以尼谿之田嬰嬰
 不可公惑之有季孟語孔子遂行以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二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往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
 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
 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

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卒也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一年
 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隨魯都收其中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
 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諫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驩如於
 大夫孔子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王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

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南子。有失

及未見好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

德之語。及微又去適陳。司城貞子家。有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

管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

此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與之數為在此

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

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特

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

溺耦耕。荷蓑衣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

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貢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

去衛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論語序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接輿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年

已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止樂有語太

正之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

西狩獲麟有莫我孔子作春秋有知我

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

何氏曰。曾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曾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

朱熹集注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

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

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

習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

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論語

卷之一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紆問反○愠含怒意

學在己不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為語君子曰有

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

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其心相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下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

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

敢實言由言君子凡事專用功於根本根本

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為

不之本學務此則仁道自此而復有逆

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人弟弟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

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謂行仁之本則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

-5 175 35 885" data-label="Text">

一事謂之非也謂行仁之本則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

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

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子曰巧言令色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鮮矣仁外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

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矣。則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非反

為去聲。傳，半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卒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平。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道，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千

車。下，乘者也。敬者，上無適之謂敬。事而信，

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國之要在乎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在，治其

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

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言，近

則淺，近而巳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

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

先之也。疑，易曰：節以制度，不傷民，故愛民必

先於節用。然，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故愛

民必先於節用。然，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故

愛民必先於節用。然，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故

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

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

政，不行焉。明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論語

卷之一

三

論語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弟行有常也信者言有實也汎

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

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

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

受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

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其氏曰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

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出於私意非但○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姓卜名商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

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

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此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

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

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

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子曰

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固堅固也輕平

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忠信

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忠信

四

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人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已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已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良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子貢曰亢子貢弟了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平厚也良易直也恭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讓謙諸語辭也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論吾學而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入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尊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可為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論吾學而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有子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

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

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

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

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警。○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

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

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

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

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

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論語

卷之一

七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與平聲。復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窮。雖有得焉。而

未可遽自足也。故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

其所未言者。愚按此

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

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

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

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

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一 凡二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

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

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

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

論語

卷之

八

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不從者。有刑以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四十而

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而不惑。又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論語為政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
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
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
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
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
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
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
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
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
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不示之學。循
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
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
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
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示學者。當
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以示學者。當日
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
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
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
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
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御。子曰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孔子弟子。名須。
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
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
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禮。即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
自始至終。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
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
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倫。吾為政。

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
不孝所謂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之子

名病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

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

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請飲食供奉

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

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

是深警○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發之也○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

者必有婉容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

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

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

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

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

論語為政

十二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觀其所由。觀其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或曰。由行也。謂所察其所安。安則又加詳矣。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安則又加詳矣。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師。○夫記問之學。則無待於心。而所知有定。記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真。故用無不周。非特為材。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不周。而行之不周。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遍也。比。偏黨也。○

論語為政

卷之一

十一

君子小人所以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其所以同者。則在公私之殊。常對舉而互。故聖人於問此和同。審其取舍之幾也。言之欲學。者察乎兩問。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子曰。學而不思。則尚思而不學。則始。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汝。○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而不知者。則以為為不知。如此。則學或不能盡也。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子曰。聞闕。于。祿。師。十。求。也。祿。什。者。之。奉。也。○子曰。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若。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命。吾。為。政。

學子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漢問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禮者孔子蓋曰辨也。飯在其。哀公問曰何。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問曰何者。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謂得宜。則人

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而然。或無道

以服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而然。或無道。而君子大居敬。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則民

敬於。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

之而不能名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德蓋有

不期然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初年

然者矣。孔子不仕。故或人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

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

弟。言書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

推廣此心以為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

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語。子曰人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論語為政

卷之一

西

何以行之哉

輓五分反軌音月。大車謂平

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

曲。衡以駕馬者。車無此者則不可以行。

人而無信。○子張問。世可知也。陸氏曰。也

亦猶是也。王者易姓受命為世。子張問。子曰。殷因於

自此以後。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因謂三綱

五常。所損益。謂文質。統為。按綱謂君為

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

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統謂夏

正建寅為八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

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

之。而不能廢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古可見。則自今

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以知

者。亦不過此。豈但一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雖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其既

往者。以明之也。大曰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

可。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大。不

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大。不

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其鬼而祭之諂也

祭之鬼。謂非其所當見。義

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

其鬼而祭之諂也

祭之鬼。謂非其所當見。義

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八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執父與君亦何所懼。○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雜辟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雜辟

論語

八佾

卷之二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

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

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碎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

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人矣。皆臣子之分。

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子。

氏僭八份。一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

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

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季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

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份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林

放問禮之本。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

以為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

其本則禮之全體。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出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費

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實而後有

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人祭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序尊而杯飲。為之簞簞。籩豆。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子曰。夷狄之有君。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子曰。君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稱進。子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君子而并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

練反。盼，普莧反。緇，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綯，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為飾，故問之。素，子夏曰：繪事後素。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一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實，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獻，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祭也。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於始祖之廟，而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命吾入佞。云之二。四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
 度以解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
 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祀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
 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
 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
 或人之所及也。而不主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于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
 門人言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後

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曰。祭而

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

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

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
 者。五祀之。其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
 而祭於其。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客如祭。宗
 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祭畢。而更

饒於與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與有常。
 尊而非祭之。主當雖甲賤。而當時用事。論自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子曰。不然。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
 矣。豈媚於與。實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
 非時不當媚。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
 聖人之言。遠而不迫。使王孫貴而如此。○子
 意不為無益。使真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六
 視也。一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
 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代之禮。至周大
 備。夫子美其。○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
 野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

大音泰。鄭則謂反。○大廟。魯廟也。魯
 魯。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

自。少以知禮。罔故。或人。因此。而議之。○孔
 是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也。其為敬
 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子曰。射不主皮。為
 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曰。射不主皮。為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禮。文為力。不同科。○

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變革於
 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
 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射。蓋以人。力。有
 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庫郊。射。而
 賈。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
 復。尚。賈。革。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可。以。學。
 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子。貢。欲。去。告。
 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人。○子。貢。欲。去。告。
 命。吾。八。角。○

朔之餼羊。夫起呂反告古為反餼許氣反。朔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每行以餼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十良益惜其無實以識子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借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詔也。黃氏曰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為詔。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之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

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盡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臣事君。○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以忠。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哀公問社於宰。宰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八佾。卷之二。七。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幸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

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遂事謂事盡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所對非止社之本意又啓

言此以深責之欲使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

也空我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或曰管仲

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至道

儉乎曰管氏有二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以坊管

氏亦有以坊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所謂之極塞猶

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禮

儀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儉故其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

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亦

命吾

八倍

八

故程子曰。舍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倫身止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意是謂大器揚進。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變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相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政功而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官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音。泰從音。子教也。翕。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也。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儀。封人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反從喪。皆去聲。儀。篇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遠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也。善者美之實也。舜終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得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麤之閒。非有所存而日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日視而耳

論語 卷之二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闕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子曰惟仁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獨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子曰苟志於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必無過舉也。然為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忍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子曰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子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亦益明矣。○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故難得而見之也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則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而至於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

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嘗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中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

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命吾里仁

仁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子曰士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

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

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

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窮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尸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音禮。之實也。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

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已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論語里仁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平者。呼
 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渾然。蓋已隨
 泛應曲當。而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
 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應之速而無疑也。即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已之謂忠。
 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
 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大地之至誠無息。而
 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
 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
 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
 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
 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本之所
 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一
 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遠
 是也。忠恕。以貫之。忠者人道。恕者人
 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
 大木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人
 又曰。維大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言道
 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
 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
 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
 遠。斯乃下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
 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之於
 生而取義者。以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其於
 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其於
 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命。甲。仁。卷之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井反。○思齊者莫已亦有是善而自善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又敬不違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又母怒不悅而違之流血。○子曰父母在不敢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留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兩氏曰已見出而改之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則其不也以喜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言不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其所以難言之如其所行○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約失之者鮮矣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事約則鮮失。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謝氏曰：放言易，敏欲訥，力行難。○胡氏曰：自告道。○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子曰：色角反。○子曰：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未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音篇五，今人初讀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列反。○公治長，孔子弟子。縲，息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學也。古者獄中以黑索為之。學，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子謂南容邦有道，不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

弟子之居南宮名。通又名。通字子容。謹敬。叔孟
 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以其謹於言
 第十一。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
 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
 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凡不當
 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
 之事。賢者且不可。○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身於度反。○子賤。孔子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
 君子。則此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
 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之至也。○子曰。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反。○器者。有用之成材。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皆宗廟盛禮之
 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
 孔子。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
 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子曰。
 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焉於度反。○德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
 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
 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公。長。之。三。二。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說。○漆雕開。孔子而言。信。請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此。心術之微。則一喜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以信。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問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貴。然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在。或亡。不能必其有。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田賦也。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自乘之家

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夫。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

邑長家臣。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孔子弟子。姓。

公西赤字。子曰：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

子華。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一者。數之始。十。數之終。

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夫子既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

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

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

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

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雖刻畫也。

誅責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腐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

以重警之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

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

我其焉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畫寢，自棄其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成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處學。者，時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反。○剛，聖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恃強自好者乎。故或疑以為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為慾爾。○子曰：真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言我所欲，不欲入加於我之事，則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此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也。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

大夫藏孫氏名辰居猶藏也祭大龜也節在
 頭斗拱也濼水草名稅梁上知柱也蓋為藏
 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
 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諸瀆鬼神如
 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義同歸於○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
 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
 天理而無入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才高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齊人夫
 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亦齊人
 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
 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
 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
 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行之高
 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
 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
 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此更以上一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此更與二仁夷齊之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仕齊。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齊。復失正。君討賊。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季文子。求諸夷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在子。曰。為。思。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義。之。愚。安。季。文。子。私。意。事。如。此。可。謂。詳。審。而。言。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言。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思。之。為。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衛。大。夫。名。甯。按。春。秋。傳。武。子。士。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在。陳。曰。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此。下。是。也。○子。在。陳。曰。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論語 卷之三
論語 卷之三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在士
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
失正。而或陷於異端。○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
與惡人言。與知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免焉。其介也。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
惡之人。能改即止。彼人亦不甚怨之也。○程
子曰。不念舊惡。此庸者之量。又曰。一子之心。
能知之。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
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
也。○程子曰。微生高所任雖小。害直為大。范
氏曰。是日是非。非曰非。有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而千駟萬鍾從可
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
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立心以。○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直也。○子曰。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衣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
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論語 公冶長 卷之三 九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

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

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

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

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

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章。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命。言雍也。卷之三。十

君之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也。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辭簡者，不煩之謂。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音大。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者，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曰：子桑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道。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論語 雍也

卷之三

二

嫌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
 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
 學。顏子之道。何學。程子曰。學以至於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大地儲精。得五
 性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木發也。五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止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
 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
 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

者。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
 推之。以周貧。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言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曰。子焉。或曰。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此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類子於聖人未達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者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弓曰。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論語

卷之三

○子曰賢哉回也。簞食，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

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也。

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食，瓢飲，非可樂。蓋自

有其樂，樂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

學於周茂叔，每命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

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

其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其力，則庶乎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

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

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

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易於必

將盡力以求之，則患力之不足，豈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曰：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善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

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徒音汝，澹音徒，甘反。

會吾雍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
 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
 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
 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
 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才。而為先。故孔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
 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
 惑。○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魯大夫名。側。胡氏
 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
 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夫。明明而可以於己。誇
 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
 無時而息也。若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徒。何。反。
 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
 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出不由戶。何故。乃不出此道耶。怪而歎之。不
 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
 道。非道遠。○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也。物相繼而適均之
 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命吾雍也。

入。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
 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請使
 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陷謂味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
 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
 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
 此。則可以不以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
 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
 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
 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天
 子見此。謂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夫誓也。所誓
 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請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遠大德。無
 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
 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始信此而深思以得之
 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鮮。上聲。擊。○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
 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
 不與於行。少。○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
 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論語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
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
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夫仁者已
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已
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能近取譬
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言前也。方。術也。近取諸身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
怨之事。而全其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
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所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
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必五十。乃衣。七十。乃食。肉。聖人之
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願其養有
不。瞻。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
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願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
濟之。不象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
病可知。苟以吾治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則為
日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
教以於己。既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
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
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
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
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
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
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
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
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得愈盛而心愈
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
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
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論語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

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

辭也。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而後成學必講

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

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居閒暇無

日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

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中字說不盡

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

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子曰甚矣吾衰也

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孔子盛

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

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

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子曰志於

道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者正而無他。據於德據音倨。○據者執守之

岐之感矣。據於德據音倨。○據者執守之

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依於仁依者

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

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論語述而

理之流。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
 樂射御書數之法。皆至
 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
 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
 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
 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未
 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火。間隙。而涵泳
 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
 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股為束。古者相見。必
 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教。
 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
 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扶
 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
 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
 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
 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
 意。因詳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
 地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待其誠
 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
 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
 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
 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

嘗飽也。臨喪哀。不
 能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
 一日之內。餘哀未洽。自不能歌也。○謝氏曰。
 學者於此。一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
 聖人之情性。然○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後可以學。○子曰。吾嘗言述而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子路曰子行也

三軍則誰與子路見孔子獨美蘄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

冰反好去聲暴虎徒博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而成請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

然行節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

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因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甲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上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如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

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求哉為此語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其決不可求

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

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全神之

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

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

論語述而 卷之四 四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
 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辨之作樂。至於如此。
 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歡息
 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
 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
 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盡公
 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
 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
 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
 疑而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
 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
 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
 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志固
 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
 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視棄
 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怨失
 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子貢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與輒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飲食之
 也疏食盛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大理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
 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
 非樂而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
 也○樂者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樂
 所樂者○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
 擊相近而誤讀平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馬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
 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
 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
 以無入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
 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子所雅言詩書
 而又不可易而學也

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著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言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地謝氏曰此因
 而易之語○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而類記之○葉公楚葉縣尹沈諸夏字子高
 晉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
 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子路曰女奚不曰
 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子曰女奚不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
 忘憂以是二者儵焉日有孳孳而不知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
 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喻吾述而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
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子曰我非生
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好之者氣

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實也。○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力恃亂之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
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
進善其○子曰天生德於予
相離其如予何

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離其如予何
相離其如予何。○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離其如予何

我為隱乎吾爾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了者是丘也。○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離其如予何

猶示也。○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離其如予何
為不可及。○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離其如予何

勉思今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易而進
論語述而
卷之四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子以
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文。脩行而存志。信也。忠。自不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
曰。字。疑衍。又。恒。常久之之意。張子曰。有恒。而無惡
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為無
○二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
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
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
懸絕矣。然亦有不自有恒。而能守於其理者也。

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子釣而不
入。德之門。則謂深切而著明矣。○子釣而不

綱。不射宿。射。射食亦反。○綱。以人繩屬。綱絕
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嘗為季與
祭。或不得。而釣也。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
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人之心
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曰。
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
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則善惡皆當
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
可以次於○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或見

知之者也。○且。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或見
論吾述而

遍反。且鄉海名。其人習於不善。難予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謂也。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且固不能保其則日所為之善惡也。但其進而來。見其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疑其將來。以是心。全斯受之耳。唯字。下疑又有關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洪如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遠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孔子曰。知禮。昭公。魯君。名。稱。魯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在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各施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巫馬期。以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遠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論語述而卷之四

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子與人歌而善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取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

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止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

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此教人不能學也。○是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軌反。○禱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諫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

○子曰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也。坦平也。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

廣體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也。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土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秦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存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秦伯不從事。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反。絞。古。耶。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君子篤於親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則民與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上之人也。與。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篇慎終追遠之意。○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

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曾子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論語 秦伯 卷之四

十二

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曾名蕞。問之者。問其疾也。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身而言。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非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音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別有司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曾子曰。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較也。及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

有。有。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曾子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渝。泰伯

卷之四

三

論語

泰伯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

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

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心也。非弘

遠。其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

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

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

剛毅。然後能勝。○子曰。興於詩。性。起也。詩。本

重。任。而。遠。到。○子曰。興於詩。性。起也。詩。本

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闋。抑。揚。反。復。其

善。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

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能。之。束。故

所。搖。奪。者。必。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

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

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

查。洋。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

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身。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

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

命吾 泰伯

卷之四

四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知之，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好疾貧而無所容，則必致亂。然者之心，善惡雖殊，○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

矜夸者，鄙尚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論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者，吝而不驕者。

也。○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人，而不求祿，如他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士聲，○篤，厚而力也。不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論語 泰伯 卷之四 五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

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

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邦有道

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而無

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陳餘庸人。不

定以爲工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

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也。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在其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

樂之本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

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子曰

狂而不直。佞而不愿。矜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佞音通。矜音空。○佞無知貌。愿厚也。矜

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稟不齊

其中材以。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

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國。猶如

心猶兢兢。惟恐其或失。○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邊

便。始時明也。○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與去聲。○魏魏高大之貌。○

命吾泰伯

論語卷之四

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子曰：禹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子曰：禹
吾無聞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甲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聞然矣。聞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及
之。地。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
服。黻。祿。也。以。章。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
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黻。於。自。奉。而。所。勤。者。民
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
何。聞。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終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
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

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
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

成。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
御為入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
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

德備。不可以偏長曰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
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論語子罕 卷之五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

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純，絲也。儉，謂省約。麻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

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吾從下。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

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之。○子絕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

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

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而默識之，不○子畏於匡，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曾暴於匡。夫子貌。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

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

多能為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辭也。言不為限量也。將始也。謙若不敢知之。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爾。非以

入。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宰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半。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

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

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

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

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

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

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

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

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

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

上而遺下，語理而遺。○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

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然歎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欲罷不能。既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聞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論語子罕 卷之五 四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遠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聞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病聞。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衛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

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子曰：譬如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子曰：譬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

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

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

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

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

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

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子謂顏淵曰。惜乎

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子惜之言其方○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進而未已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日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子曰。後生可畏

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度反。○孔子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

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

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

五十而不知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

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

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說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

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

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

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之賤者。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

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或反

夫子稱之。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或反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

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

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而進之。

論語子罕

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子曰：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

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入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爾。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子。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所指也。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駭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論語子罕

卷之五

九

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襟赤占反。所謂與立。謂同為擯者也。

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襟整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賓退必復命。貌趨進翼如也。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中門中於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

則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

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蹀

踏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

位也。復位蹀踏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反。○主諸侯命

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
 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如
 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享禮有容色既聘而
 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既聘而
 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私
 和也義禮曰發氣滿容私覲愉愉如也私
 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
 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
 當如○君子不以紺緇飾紺古暗反緇側由
 此爾○君子不以紺緇飾紺古暗反緇側由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色三
 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
 為褻服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
 朝祭之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之精者曰
 服可知

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
 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
 也絺是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反○緇
 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褻裘長短右
 白狐色黃衣以褌裘欲其相稱褻裘長短右
 袂長欲其溫短右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
 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
 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
 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
 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
 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私居取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非
 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
 如帷要有褻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羔裘玄冠不以弔。

則無殘積而有殺縫矣。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此一節。記孔子衣服

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

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齊必變食居必遷。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齊必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坐。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食音嗣。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饒而餲。魚餲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音嗣

饒於糞。反餲烏邁。反飪而其反。○餲。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

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亨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

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

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醇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沽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命吾鄉黨。三

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

撤薑食薑通神明去不潔。不多食適可而止。祭於

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昨肉歸即領賜不俟經宿者。

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

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

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

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

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

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

正者雖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讎乃多反。○讎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

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

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入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節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廐焚于退朝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故未暇問蓋貴人踐畜

理當如此○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饋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

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疾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藝服君命

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朋友之饋雖車馬非所歸不得不殯

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

已親也此一節記○寢不尸居不容尸謂

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

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

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蓍者雖褻必

以貌狎謂素親狎變謂燕見凶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版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悲之負

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故周禮獻民數於玉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

不敬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也迅雷

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升車必正立

執綏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

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

嗅詩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

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

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是氏曰石經嗅作夏

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爾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臆為之說姑記

論語

卷之五

論語卷之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926